

电 影 剧 本

途 中 考 验^{*}

(俄罗斯) 埃·伏洛达尔斯基

蔡小松译

……一张雨水淋湿的、阴沉沉的男人面孔，戒备地盯着前方。他穿着一件破棉袄，肩头和袖口绽出一缕缕棉絮。

又一个男人消瘦的面庞，神色凶悍，他的鼻梁被打断了，贴身的衬衫上血迹斑斑，他的视线和第一个男人方向一致。然后他一仰头，用手捂住打坏的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气。

一个穿着湿漉漉的军大衣的德国士兵喊着什么，挥了挥手。

一辆溅满泥土的油罐车沿着坑洼不平的路面，慢慢地径直开到摄影机前，车刹住了。

一双手从车上解下长长的压皱的水龙带，德国兵把大衣往腰里一掖，吃力地在地上拖动水龙带，扔进一个刚刚挖好的大坑。坑里填满了马铃薯。

一双手拧开水龙带的阀门。

地上的水龙带不停地抖动。清澈的液体流到马铃薯上。

德国兵在汽车轮子上摁灭了烟头，疲惫地抹去脸上的雨水。

车上的司机正在看书，书放在方向盘上。

煤油浇在马铃薯上。

另一个士兵闻闻自己的手，厌恶地在连衫裤上擦了擦。

两个男人在一旁观看，他们仍然面色阴沉。

荒无人迹的田野上，油罐车停在挖得乱糟糟的大坑旁，两个手拿铁锹的

* 本剧本译自俄罗斯《电影剧本》杂志1995年第3期。莫斯科，1995年。剧本据俄罗斯作家尤·格尔曼的中篇小说改编。——编者

男人站在不远处。两个德国兵围着油罐车煞有介事地忙来忙去,其中一个不慌不忙地走到水龙头旁,拧上阀门。另一个把水龙头从坑里拉出来,拖到油罐车上固定住,然后坐进驾驶室。车开了,第二个德国兵跳上踏板,向男人们喊了几句话。看样子是命令他们跟着走。男人们慢吞吞地走在油罐车后面。其中一个人头向后仰,手捂住打坏的鼻子。

汽车驶上一条小路,路上有几个德国人赶着一小群母牛。镜头里是行驶的汽车、两个男人和漏斗似的大坑。在此背景上响起低沉的、毫无生气的德语旁白。接着是翻译的声音:

“1942年10月15日,关于平定被占领地区第九号令。发至警备部队各分队连、炮兵连一级。消灭单独的游击队。无法彻底肃清游击队的活动,因为实践证明,一旦扫荡部队改变部署,游击队就会卷土重来。在自然条件特殊、难以深入的地区,只有摧毁其物质基础,才能让游击队无法生存。鉴此,命令各警备部队没收并运出该地区的粮食。

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运出的粮食,必须无情地予以销毁。对任何人都不得手下留情。只有彻底根除物质基础,才能够平息地方局势。

必须向当地居民说明,他们的苦难处境是他们与游击队勾结的后果。

同时指出,这些被占领地区是军队,也是德国粮食供应的命脉。因此牲口和其他可以运走的粮食必须集中到各个火车站,在常备卫戍部队的护送下,随编组的专用列车运送到各个指定地点。”

泥泞中的一条条牛腿。其中一头牛一瘸一拐。一小群牲口走过漆着黑白条纹的拦路杆,从一个大衣被雨水淋湿的无精打采的德国兵身旁经过。

许多牲口在狭窄崎岖的小径上蹒跚而行。大部分房屋的窗棂和玻璃都荡然无存,像盲人的眼睛黑洞洞的。牛群慢慢挪动,漠视这一片秋日的泥泞。

火车站的广场上全是大车运来的牲口。长长的专用列车沿着铁轨无限凄凉地延伸开去。

士兵们抓住牛犄角,又推又操,把牛赶进车厢。牛群蹄下打着滑,惊恐万状。士兵们疲乏、湿漉漉的脸庞。一个德国兵的手指上缠着绷带。

蒸汽机车的转盘缓缓转动。一群人在推转盘。他们费力地按压长长的粗木杠杆,一个押送兵站在客车车厢的踏板上躲雨。

又长又滑的粗木慢慢转动,这群人里面有庄稼汉、农妇,还有一个架着眼镜、带着围巾、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他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生锈的转盘发出

的刺耳的吱嘎声,士兵的喊叫声,牛群的哞哞声淹没了德国人宣读命令的声音。

一个身穿破棉袄、头戴护耳棉帽的庄稼人隔着潮湿的铁丝网,站在车站围墙外面,睿智的双眼沉着、冷静地注视这一切。这是罗科特科夫。他双手揣进棉袄袖子里,转身离去。在铁丝网和罗科特科夫渐渐走远的背景上打出了影片的片头字幕。字幕延续到下一个画面。

身披黑色胶雨衣的士兵拉上装满牛群的取暖货车车门,走向下一列车厢。两个士兵跟随其后,一个搭好车门上沉重的金属钩,另一个在取暖货车潮湿的车皮上编号。士兵关好最后一个车门,车厢后面纵横交错的铁轨泛着冷光。一座木岗楼矗立路旁。

木岗楼、哨兵和滴水的机枪口。在此背景上现出最后一排字幕“新年战役。”

雨仍旧下个不停。游击区内宽阔的街道。一辆四轮马车缓缓驶过。一座座农舍被雨水浇得黑压压的。镜头推进一幢歪歪斜斜的大农舍。许多人站在屋檐下躲雨,似有所待。

两个游击队员低着头站在房间中央,把手里的帽子揉来揉去。

“是他们吗?”——画面外一个声音硬梆梆地问,“你们抬起头来。”

两个队员不情愿地抬起头,马上又低下去。

一个老太太站在游击队员身旁。她上前几步,打量了他们几眼,终于认出来:“是他们,亲爱的鹰啊,就是这个麻子拿走了我最后半袋土豆。我有五个孩子哪,可他……还拿枪吓唬我……”

“对了,你不会认错人吧,老奶奶?”另一个声音问。

“我怎么会认错?”……老太太气儿不打一处来。“要知道他们可没在半夜来,是在大白天。”

游击队的军事法庭正在开庭。伊万·叶戈雷奇·罗科特科夫和一些军官坐在桌子后面,墙边的长板凳上坐的是索洛明,英加·沙尼娜坐在桌子最边上用铅笔头做着纪录。众人后面,一个军装笔挺、领章上有两条杠的人站在窗边。他是彼图什科夫少校——游击队司令部的代表。军官们都望着这两个趁火打劫的家伙。

“我还有洋白菜,”——老太太说,“我把它藏在地窖里来着,他们也找到

了,这些基督的敌人哟……”

“等一下,老大娘。”——罗科特科夫揪了揪胡子拉碴的腮帮子,盯住两个掠夺者,“前两天寡妇沙赖金娜丢土豆……也是你们干的好事吧?”

两个被告一声不吭,低着头站在那里。

罗科特科夫哈腰坐在桌后,吸着烟。他看到……炉子后面用褪色的布帘隔开的角落。炉子旁边的角落深处坐着个女人,手里正在补一只毡靴,暖炕上坐着一个十岁上下的男孩。他身边放着一根自制的拐杖。

可以听见审讯在继续。

“你们怎么不说话?随便说点什么吧。”索洛明让他们开口。

“有什么可说的?我们错了,饿得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们和我一起炸掉了科培托夫斯基大桥,伊万·叶戈雷奇。”又是索洛明的声音。

“炸桥和这件事无关。”

彼图什科夫从军装的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打开它。

“你们连里没有宣布过这条命令吗?在饥荒肆虐的残酷条件下,”——他念道,“掠夺粮食与通敌卖国同罪,与损害苏维埃政权声望同罪,将被处以极刑——枪决。”

小屋里一片抑郁的沉寂。雨水敲打窗棂的滴嗒声清晰可闻。

两个掠夺者耷拉着脑袋站着,老太太慌了神。

“这是干什么?”——她走到桌旁,拉住一个军官的袖子。——“为什么我跑来告状?就是想吓吓他们,让他们别再胡闹了……怎么要枪毙呢?”

所有人都默不作声。老太太觉察到这无言之中蕴藏着凶机。她小步跑到被告面前,想把他们推出门去。

“哎呀呀,孩子们,”她埋怨道,“他们再也不敢了。我凭良心说,这该死的洋白菜。”老太太抹起了眼泪,“饶了他们吧。”

“普杜哈,”罗科特科夫无可奈何地叫了一声,朝老太太点点头,“您可以走了,大娘,我们自己处理吧……”

普杜哈走到老太太身旁,扶着她的肩头,向门口走去。

“他们再不敢了。我向您保证,再不敢了。”老太太抽抽搭搭地转向门口。

屋门在老太太身后关上了。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同志们?”彼图什科夫语气沉重。

军官们一言不发。

索洛明一声不吭。

那个女人和男孩从帘子后面向外张望。

罗科特科夫又一次遇上了他们的目光。他站起身，走到角落里，拉上褪了色的帘子，然后一瘸一拐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时大家全都望着他。

“枪毙。”罗科特科夫闷声说。

镜头徐徐摇过一丛丛光秃秃、湿漉漉的树枝，一朵朵乌云盘聚的灰蒙蒙的天空。响起一排刺耳的枪声。镜头猛地停住了。

远处一座座农舍和村边的栅栏。人群缓缓散开。

罗科特科夫和彼图什科夫并肩走在村里的街道上，路旁是一幢幢火烧后黑黢黢的房屋。

“再过两个星期，队伍就得完蛋。”彼图什科夫说。

“我要是耶稣基督就会从石头里找出许多粮食来……”罗科特科夫疲惫地回答。

透过卡车脏兮兮的挡风玻璃和一动不动的雨刷，看得见一条小路，卡车前面走着一匹马，身上套着一副沉重的耙犁。一个伪警察的背影。他走到旁边，手里牵着一一条长长的缰绳。耙犁正为卡车前方的道路松开土。

一队大车沿着林间小路慢慢行驶。前面是马拉耙犁和运油车。后面装口袋的大车鱼贯而行。口袋上坐着德国兵——押运队。一群母牛和一个手执皮鞭的伪警察紧跟大车。茂密的森林紧紧包围这条干冷的道路，充满了敌意。

镜头换作带十字准星的瞄准器。

人们的脸近在咫尺。瞄准器慢慢在大车队上移动。伪警察的脸。运油车上溅满油污的油罐。上坡。焦距模糊。随后是士兵们漠不关心，若有所思的面容。一个士兵正用小折刀吃罐头。他嚼个不停，眼望前方，神情恍惚。瘦瘦的军官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脚蹬一双针脚细密的雪白的毡靴。瞄准器滑到下面，停在毡靴上。

“我的妈呀，”响起低低的耳语音，“一双毡靴哪，上帝保佑……”

瞄准器晃了晃，停在大吃特吃的德国人脸上，又一个声音恶狠狠低声说：“瞧这个恶棍！吃个没完！”

瞄准器顺着大车缓缓移动。这些德国兵又说又笑。两个士兵在袖珍小棋

盘上玩象棋。

几个身影挪了挪地方，哈了哈冻僵的手指。画外传来低低的、断断续续的耳语：

“你别吓得乱抖呀，让人看着就烦……”

“还说‘别发抖’呢，他们有多少人哪……”

“给他们来颗炸弹……轰隆一下……就一个也不剩了……”

瞄准镜坚持不住，又晃到吃东西的德国兵身上。

“他怎么没给噎着呢。”一个声音悄悄说。

“不准聊天！”

瞄准器刷地移开，不动了，十字准星微微摇晃，停在戴眼镜的军官脑门上。军官转了个身，背对瞄准器，鼻子舒舒服服地埋进大衣的毛领子里。准星正瞄他的后背。

“呸，上帝保佑吧！”一个声音说道。

子弹落在军官的大衣上，打出一个黑窟窿。军官慢慢倒下去。

德国冲锋枪手从大车上跳下来，边跑边退到路旁。运油车马达轰鸣，开向一边，一头扎进树林，压得灌木丛东倒西歪。驾驶室车门大开，司机的尸体落到踏板上。

德国人开枪回击，不甘心地慢慢退到路边。

耙犁藏在树丛里，受惊的大马烦躁不安，被击毙的伪警察躺在长长的缰绳边。

一个身材魁梧的军士站着用手枪射击。他从大车旁向树林退去。

一个被打死的德国人倒挂在大车的车帮上，手指上的订婚戒指闪闪发光。

油罐车爆炸了，火光冲天。

透过燃烧的油车能够看见，被爆炸震得昏头昏脑的牛群四下逃窜。

一只母牛拐进树林。它吃力地钻进灌木丛，哞哞直叫，摇头摆尾。

一个上了岁数骨瘦如柴的游击队员吃惊地盯住母牛，之后欠起身：“我的妈呀！这是我的小玫瑰！”他一跃而起，向前冲去。

“玫瑰！玫瑰！”他一边叫，一边想追上发怒的母牛。

母牛在林中乱跑，钻进一丛灌木。

队员跟在牛后面奔跑，他跑得很吃力。他已经精疲力尽，大口喘着粗气。

他边跑边叫：“玫瑰！玫瑰！”

母牛掉转头，跑上小路。

游击队员跟着它跑上小路。一排枪响。队员应声倒地。他眼中所见最后的景象——是在路上狂奔的母牛。

罗科特科夫站在裂纹纵横的小窗旁，倾听远处战斗的枪声。随即离开窗口，坐下来。屋子对面的角落里坐着一个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的妇人，身边挂着一个摇篮。脚边还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子蠕蠕而动。女人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的样子仿佛已对世上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屋子里空荡荡的，黑灯瞎火。

“你一个人留在没有人的村子里怎么过活呢？”罗科特科夫低声问她。

女人抬起头。

“就这么过呗，等着咽气。”

“你丈夫在前线？”

“他跑了，”女人干笑一声，“怕是早就跑到伏尔加河边上了吧。”

“他在那儿日子并不好过，妇女同志。”罗科特科夫责备道。

“上帝呀！”女人恨恨地出了口气，“您没人可聊了是吗？您最好走吧，好心人。”

女人站起身，走到炉子后头。

“您想可怜我……您走了，那些宪兵就会来……他们也会可怜我的。”

罗科特科夫默不作声，吸着烟。

黑沉沉的溪水冲刷着一双肮脏的低腰德国军靴。皮靴上灰白色的粘土随水一道道淌开，穿着军靴的脚踏上秋叶覆盖的河岸。

一个身穿德军制服的人不紧不慢地走在光秃秃的秋林间。他胸前挂着一枝冲锋枪，为了轻装前进，大衣下摆掖在腰里。这是拉扎列夫。透过树木间的一丝光亮，一座烧毁的农庄展现在眼前。

一大堆秋天的落叶半掩着烧焦的砖头。拉扎列夫的脚步从旁经过。拉扎列夫走在农庄过去的街道上。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水井上的吊杠仍竖立在当地，一只完好无损的木桶挂在链子上。

拉扎列夫走到井边,按下吊杠,传来木桶落水的声音。

“亨德霍赫!”(德语:举起手来)

拉扎列夫哆嗦了一下,然后慢慢地举起双手。湿漉漉的铁链从他面前滑过,舀水吊杠吱吱作响。一只小木桶漂过去,里面流出股股清水。

“放下冲锋枪,可恶的德国鬼子!”他背后的声音喝道,“冲锋枪!德国佬!噢!”

拉扎列夫想转过头,但后面的声音警告他:“不许捣鬼!”

拉扎列夫摘下冲锋枪,听见身后咯吱咯吱的脚步声。

“我在这儿就结果你,恶棍,”背后的人说道,“这回你就知道躺在我们的土地上是什么滋味了!冷得很!”

拉扎列夫像一根上紧弦的发条似的,猛地转身,给了身后的人重重一击。

后面的人仰面摔倒在枯枝败叶上。这是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打满补钉的大棉袄。他望着拉扎列夫,后背在地上蹭来蹭去,想爬得远一点儿。随后怕得用胳膊挡住了脸。

拉扎列夫端着枪,看着男孩子。

“站起来,小崽子。”拉扎列夫喘着粗气,啐了一口。

男孩子放下手,惊恐地盯住拉扎列夫。

“好了,起来吧。”拉扎列夫又说了一遍。

男孩站起身,垂手站着不动。

拉扎列夫看了看男孩,把枪托朝前递给他。

起先男孩没有接过步枪,怕是个圈套,然后慢慢拿过来,一下跳到一旁。一声枪响。枪栓哗哗作响。男孩重新上好了子弹。

拉扎列夫被火药熏黑的面庞。

拉扎列夫缓缓拉下船形帽,把脸擦干净。

男孩端着枪,准备再开第二枪。拉扎列夫就站在几步开外。静寂无声。风吹得电线呜呜作响。拉扎列夫用鞋尖把冲锋枪推到男孩面前,自己又后退了一步。男孩目不转睛地盯住他,弯腰捡起了冲锋枪,背在身后,然后走到一旁,拣起帽子。

“走吧。”他说。

拉扎列夫转身,双手背后向前走去。男孩紧跟其后。

拉扎列夫和男孩向前走去,一丛细细的树枝挡在他们和镜头之间。

“这件事你……”男孩说道，“听着，到那儿你可别跟首长说，你下过我的枪……听着……哎，你怎么样？”

“为什么开枪？”拉扎列夫头也不回地问。

“你干嘛穿这么件大衣？啊？你是谁？”

“谁也不是，你多大了？”

“我不小了，已经打了半年德国鬼子了。”

茂密的树枝遮住了他们的身影。

满面阴云的游击队员三三两两在路上蹒跚而行，谁也不吭声。他们用大衣、斗篷运送着牺牲的战友。这是一个被遗弃的村落，荒无人烟。屋顶上的麦秸早就收走了，光秃秃的房梁像肋骨似的一根根突起。房屋没了窗户，像河面上的冰窟窿，黑洞洞的。道路两旁停靠着游击队的大车队。

死者被抬到车上。彼图什科夫走过来。索洛明和罗科特科夫站在毁坏的栅栏边上。

“煤油车炸了，”索洛明继续讲道，“牛群被炸昏了头，全都跑了。大家腿脚都不利落，勉强追，可追不上。”

罗科特科夫一瘸一拐地向大车走去，索洛明跟着他。他们走到队员们抬放死者的大车旁。大车上盖着粗帆布和湿淋淋的大衣。

“是谁？”罗科特科夫问。

“阿弗捷耶夫哥儿俩，古里科夫·伊万和苏霍鲁科夫·费吉卡。”索洛明回答。

“可惜了那些牛，全跑了。”一个声音难过地低声说。

“哟，”有人惊奇地拉长了声音，宏亮地说，“看哪，我们的米其卡捉住了一个德国鬼子。”

拉扎列夫和押送他的男孩子从远处向大车走来。

罗科特科夫和彼图什科夫站在大车旁边，静候他们过来。

女人和孩子们也从屋里走出来。

索洛明看着他们。

游击队员们表情严峻，忧郁地看着他们。

“毙了他完了，干嘛带回来？”有人脱口而出。

米其卡和拉扎列夫走到指挥员伫立的装载死者的大车旁边。

“他这个……他自己投降的，还主动缴了枪。”米其卡揉揉鼻子，把一支德国造的“斯迈舍尔”冲锋枪放在车上死者身边。

“前红军指挥员拉扎列夫·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说道。他从怀里掏出一支“瓦尔特”手枪递给罗科特科夫。

“给你，这小伙子没全拿走。”

伊万·叶戈雷奇注意地看了看拉扎列夫，冷冷一笑：“你跑来投降，还藏支枪以备不测吗？”

拉扎列夫见到这冷笑，掉头望向一边，遇到了另一双眼睛——这是个身材不高，异常消瘦的游击队员。

“看什么，犹太人的嘴脸？”游击队员轻蔑地一撇嘴。

他扑到装载死者的大车旁，一把掀开粗帆布。

“你往这儿瞧，看看他们。”他大喊大叫。

“遵守纪律。”彼图什科夫硬梆梆地命令。

他的声音使人们渐渐平静下来。彼图什科夫转身走到大车边，大声吆喝：“驾！”随即朝下一辆车走去。

“跟我走。”罗科特科夫低低地吩咐拉扎列夫，然后转过身：“祝您健康，妇女同志，上帝保佑您，再见。”

女人伫立在自己的房屋前，眼看着他们离去。两个孩子像两只受惊的耗子一左一右偎依在她身旁。马车辘辘作响，人们边走边聊。女人回头跑进屋里，两个孩子留在门外，镜头停在农舍上。画外传来手忙脚乱收拾东西的响动。屋门猛地推开，女人怀抱着婴儿身背包袱从房里跑出来。

车队逶迤向林中进行，女人随着车队飞奔。两个小孩子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前景是已被遗弃的农舍，大开的屋门哐当作响。

车轮的吱吱声和大车的轧轧声里，镜头摇过一棵棵光秃秃的大树。

罗科特科夫和彼图什科夫并肩坐在大车上。拉扎列夫在车旁步行，少校抽了半枝自卷的纸烟，把烟头递给伊万·叶戈雷奇。罗科特科夫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口烟，说：“好了，皮包骨头的家伙，讲讲你的瞎话吧。但是别撒谎，我讨厌爱撒谎的人。”

拉扎列夫盯着罗科特科夫抽了一口又一口，咽了口唾沫。冷不防央求说：“能给点儿烟吗？我的烟在林子里弄丢了。”

“我们这儿，亲爱的，烟都不够自己抽的呢。没那么多。”罗科特科夫回答，

突然粗声问道：“你在林子里干什么？”

“找游击队。”

“为什么？”

“为了投降。”

“怎么，你在德国人那儿犯事了？”

“我早就想来找你们。”

“瞧你说的！你可真是个思想坚定的投敌分子啊。先往那边跑，然后又跑回来。”

拉扎列夫一声没吭，盯着脚下的路，默默地走着。

“成了，小伙子，你可没给自己挑好路。”罗科特科夫拖长声音说。

“我没有挑，是它自己找上门的。”

坐在大车前面的哈萨克游击队员低声哼起了一首忧郁的歌曲。

“啊——啊——啊，”哈萨克人唱道，“啊——啊——啊……”

一对细细的斜眼睛眯缝着，注视着稀稀落落的树林。

“天哪，这个野人，上帝原谅我这么说，嚎个没完，”一个大胡子游击队员转身扫兴地说，“都快烦死了。”

哈萨克人无动于衷地白了他一眼，继续哼着忧郁的小曲。

盖着帆布的马车向前驶去。大衣从车上滑了下来。一双靴子露出来——鞋掌上绑了一根铁丝。还有一双磨破的皮鞋，包脚布又破又烂。

拉扎列夫看到这一切，不由掉开目光。

爆破手叶洛费伊奇回过身，歉疚地说：“谁能下来走一会儿吗？这马已经喘不上气儿了。”

彼图什科夫跳下大车，按住准备起身的罗科特科夫：“坐吧，坐吧，你的脚不行。”

伊万·叶戈雷奇又向拉扎列夫转过头来：“你怎么被俘的？”

“说来话长。”

“那你就说说看。反正我们也不急着赶路。”

“我们坐着专列上前线……那是八月份……”

德军的坦克慢腾腾地驶过。炮塔上的黑十字清晰可见。

坦克上圆圆的炮筒左右摇摆。

宽宽的发亮的履带槽平稳地向前推进。

坦克压过去，带起的灰尘遮天蔽日。

拉扎列夫走在罗科特科夫乘坐的大车旁。彼图什科夫稍稍落后，跟在后面。

“我的肚子不好受，”拉扎列夫不大乐意谈起往事，“我找到专列的卫生员，她给了我三片药。然后我们全被从车里抖搂出来，因为前面的路炸毁了。”

“而这药里有镇定剂，让你昏昏欲睡。你大睡了一觉，他们在你睡着的时候抓住了你。”罗科特科夫替他讲完了故事。

“正是这样。您怎么知道的？”

彼图什科夫跟在后面，听到这话，干笑了一声。

罗科特科夫的声音：“有过这种事……有人讲过……”

“您有权不相信。”拉扎列夫答道。

“我们的权利，”彼图什科夫说，“就是以你所背叛的人民的的名义审判你。”

杉树枝上系着两根绳子——这是一架自制的秋千。一个十岁左右的独腿男孩，拄着拐杖，正在帮一个比他年幼的女孩荡秋千。每当秋千高高飞起，女孩便放声大笑。他们身后是宽阔的村路，一座座农舍灯火不举，黑压压的。罗科特科夫一瘸一拐地从秋千旁经过，走进一间小屋。镜头离开原位。现在是从一个带把手的小窗户里看见的街道。拉扎列夫坐在地下室的一块大劈柴上。小窗的位置正好和他的眼睛齐平。

拉扎列夫从窗口掉过头来，怕冷地裹了裹大衣。地下室的墙边放着一只装土豆用的蓝色长条木箱。箱子里沙沙作响，一个十七八的小伙子钻了出来，头发上沾着一绺绺干草。

“老乡，马合烟多不多？”小伙子问。

镜头后移，现在镜头里是两个人——拉扎列夫和小伙子。小伙子等了一会儿，在自己的箱子里翻了个身。

“你难过吗？呶，呶，他们说好让我明天开路的。”

他一跃而起，嗷嗷大叫：“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才十八岁！我还没有见识过真正的生活呢！”

小伙子窜上台阶，对着门拳打脚踢。

“给我伏特加，你们这些游击队的虱子！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我死之前

要喝伏特加！快拿来，恶棍！”

“我这就给你，”门外一个低沉的声音平静地回答，“我会让你到明儿早上都醒不过来。”

小警察泄了气。蹒跚到箱子前，坐在箱子边上，抽抽答答地哭起来。

“我是被姑妈逼着干的。她说，你去警察局一趟，那里正在发定额口粮。我想，怎么着总得活下去吧……可他们却把我们赶到另外一个村里，打谷场上绑了三个共青团员，他们跟我说——毙了他们仨，不然把你也带过去。我只好干掉他们……还能怎么办呢？难道自己去送死？能吗？德国人又不是我带过去的？”

拉扎列夫对他的话毫无反应。

“真难受。你老不说话。你又怎么给抓着的？”

“我自己找来的。”拉扎列夫思忖片刻，答道。

“怎么，你是傻子？”小警察咬着耳朵问。“他们可明天就会把你吊在白杨树上。”他突然哈哈大笑。“自己……自己来的……”他开始歇斯底里发作。

他的笑声很快化为哭泣。

拉扎列夫别过脸。

他眼前呈现的是杳无人迹的村路和一挂秋千，小警察泣不成声，嘴里嘟嘟囔囔：“我到底有什么罪，老乡，啊？要是遇上这帮人？啊？亲妈妈呀，救救我吧……妈妈呀，我再也不敢了……”

彼图什科夫少校解开皮带，脱下军便服。小屋里的劈柴噼啪作响。

“疼吗？”彼图什科夫问。

伊万·叶戈雷奇坐在墙角的长板凳上，两只脚泡在木桶里，一边皱眉，一边用一只旧水壶往桶里加开水。

“又酸又疼。”

“今天有个德国鬼子的毡靴漂亮极了，”彼图什科夫说道，“不过没打着他。那双靴子真带劲……”

“算了，就凑合吧。我一直想，怎么才能混进那个该死的车站里去。头都快快炸了。”罗科特科夫回答。彼图什科夫走到长板凳旁躺下，望着天花板，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战争爆发之前我认识一个女医生——她可是舞会皇后。那时搞点儿蛇毒就像是家常便饭。我是在体育场认识她的……巴斯克人的比

赛……瞧他们赛得……”

“他们赛什么？”伊万·叶戈雷奇问。

他从桶里抽出烫软的双脚，用抹布擦干净。

“踢足球……你以前看过足球赛吗？”

“看过，”罗科特科夫点点头，“看村里的小伙子们踢过。”

“哎——哎——哎，你可真是乡巴佬，乡巴佬。伊万，足球——这是……是那种……一句话，可以写成诗来赞美的……”

“这比赛可真是内容丰富啊，”伊万·叶戈雷奇把桶拎到门口。

“内容丰富……”少校滑稽地模仿了一句，“这是一门艺术。这是……”

“那你和女医生看足球的时候，你妻子在哪儿？”伊万·叶戈雷奇挖苦道。

“在家。她不喜欢足球。从来都不让儿子去踢球。可我儿子球踢得很棒，要不是打仗，这会儿早成球星了。”

罗科特科夫同情地看着少校。

少校重重地立起身来，双目圆睁，面色凝重。

“我不能把那两个坏蛋当俘虏带在身边。我只要一想起他们，心里就恨得发堵……我要咬住他们的喉咙……我要把他们往死里打……”

睡在帘子后面的瘸脚男孩动弹一下，哼了两声，那个女人睡在他旁边。

彼图什科夫坐到长凳上。

“你……冷静点儿，”伊万·叶戈雷奇说，“仇恨是件好事，但头脑不能发晕……不然，打不好仗，日子也过不好。”

罗科特科夫站起来，吹熄了柴火。

“你怎么会当过肃反人员呢，伊万？”彼图什科夫在黑暗里问。

“怎么，我不像肃反人员吗？”

“不太像……”

“我当过，伊戈尔·列昂尼多维奇，这是非常严肃的党的‘秘密’命令，不然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农艺师。”

木板床咯吱作响，听得出他躺下了。

“喂，那场比赛到底谁赢了？”罗科特科夫停了一会儿问。

“啊……我们赢了。”

“那太好了。”

黎明。浓浓的雾气笼罩着森林。一个游击队员坐在树下，靠着树干，冻僵的双手揣在袖子里。

“瓦谢克，哎，瓦谢克！”游击队员喊了一声，“几点了，瓦谢克？”

谁都没有回答。他听见除了呼呼的风声之外，还有种动静，不由得警觉起来。他站起身，沿着灌木丛走过去。四下里打量。

厚墙似的浓雾被风吹得四面飘散，青苔密布的沼泽地和一排德国冲锋枪手的散兵线显现出来。黑压压的散兵线悄无声息地掩过来。

游击队员发现了他们。

“啊——啊——啊！”他放声大叫，“讨伐队来了！啊——啊——啊！”

游击队员边跑边向空中开枪。

一个德国冲锋枪手猛一转身，向右后方一靠，抬手就是一梭子。

另一个德国人也开枪了。

第三个。

子弹打得游击队员飞向灌木丛。他挂在树枝上。树枝使得他没有倒地。射击停止之后，远处不断传来钢轨响亮的轰鸣声。

“前进！射击！”一个德国军官怒吼道。德国兵的散兵线加速向前推进。穿着黑大衣的德国兵身上挂满了盒子、子弹带、水瓶，背着铁锹。

另一个德国军官也在发号施令。他戴着黑手套的手东挥西舞。他身后的德国兵正在安装轻型野战迫击炮。军官一声口令，德国兵们如同操练一般，准确无误地往炮筒里填入炮弹。其中一个德国兵边干边大嚼特嚼，一脸漠不关心的样子，仿佛他的工作既无聊又让人生厌。

迫击炮弹纷纷炸落在村庄的街道上。一间房屋火势汹汹。屋子旁有一个吓呆了的农妇，她光着脚，只穿了一件单衬衣。

一个小姑娘喊得上气不接下气。

女人们从村旁向树林里跑，她们衣衫单薄，头巾和帽子全都无影无踪。手里拖儿带女，抱着几件家当儿。独脚男孩拄着拐，一步一跳。

一个女人从屋里冲出来，直扑向挂在绳子上的衬衫和内衣。

“噢——噢——噢，”她扯着嗓门大叫，把衬衫扯下来，惊慌失色，一颗炮弹在她身旁落下，她摔倒在地，洗净的衬衫仍然紧紧抱在胸前。一件衬衫随风飘上街道。

一座座农屋烈火熊熊。游击队员和当地居民沿着街道或走或跑。一辆辆

大车吱嘎作响，在坑洼中颠簸。罗科特科夫走在路边，沙哑着嗓门翻来覆去喊着：“撤到牛沼里去！全都撤到牛沼里去！”

农舍门前停着一辆轻便马车。车里是一个个大口袋。一只口袋散了，两个游击队员趴在地上捡口袋里掉出来的土豆。另一个脖子上包着绷带的队员竭尽全力，想制服受惊的马匹。

“哎呀，你们真是笨手笨脚的！”罗科特科夫骂了一句，向前走去。“撤到牛沼里去！全都撤到牛沼里去！”他继续大叫。

德国散兵线忽然从树林冲到菜地里，德国兵一边跑，一边开枪。

菜园的团团浓雾中现出一个高高的人影，高举着一只手。

德国兵疯狂地用冲锋枪扫射。

子弹倾泻在菜园里的稻草人身上。稻草人身上披了一件长长的破大褂，在雾里看上去活像是一个高举着手的人。德国散兵线从草人身旁跑过。

游击队员在射击。一个队员扳动机枪。他身穿一件军便服，汗流浹背，头和肩膀随着点射不停地颤动。

德国冲锋枪手扑倒在地。子弹落在黑色的大衣上……

……一个……

……两个……

……三个……

从机枪的瞄准器看得见菜园里的情形。德国散兵线卧倒在地，只有一个冲锋枪手还站在当地。看上去他的头部负了伤，像瞎了似的，不知道该往那里去，该干什么。子弹打中了他，他倒下了。

德国兵仿佛操练一般动作准确地发射迫击炮。

“前进！”戴手套的德国军官趴在地上指挥。

德国散兵线爬起来，向前冲去。

牺牲了的游击队员顺着掩体滑到一边。

另一个游击队员呻吟了一声，一头扎到地上。

拉扎列夫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小警察坐在箱子里，眼睛随着拉扎列夫转来转去。他们俩都听见爆炸声、哒哒的射击声和火势肆虐的声音。

从小窗里看见：大车在街上急驰，人们跑来跑去。正前方，那个哈萨克游击队员缩成一团，紧紧偎在劈柴垛上。一颗炮弹就落在他身边。劈柴垛炸塌

了。哨兵双手捂住肚子，往前迈了几步，摔倒在地。他那大睁的吃惊的双眼正对着拉扎列夫的脸。

拉扎列夫和小警察看着他，谁都无法移开目光。

“听着，老乡！”小警察耳语道，“看来，军事法庭不会有了……也许我们还有生路，是不是，乡亲？”

拉扎列夫一声没吭。他们身后的门哗地打开了，有人嘶哑着嗓子叫道：

“出来！喂，没长耳朵哇？出来……你他妈的……”

拉扎列夫低下头，第一个向门口走去。小警察无精打采地跟在后面。门哐地一声带上了。

一辆大车向前驶去。被战火熏黑的游击队员们走在一旁。

妇女们拖儿带女，举步维艰、疲惫不堪、对一切都已麻木不仁的人们缓缓走过。

一个老太太抱着一尊硕大的金属圣像，已经走不动了。她走到一旁，把圣像放在树底下，划了个十字，转身离去，消失在人流中。

拉扎列夫和小警察蹒跚跟在马车后面。米其卡紧随其后，手里卷着纸烟，然后又和躺在马车上的伤员对了下火。他对火时落后了几步，小警察斜眼瞥了米其卡一眼。

之后他一纵身跳到大车的另一边，滑下山坡，一头钻进雾里，向森林跑去。

“站——住！”米其卡拼命喊道。他举起枪，放了一枪。

警察围着灌木丛里绕来绕去，消失在浓雾中。

拉扎列夫看着这一切。他心里清楚，小警察的逃跑预示着什么。

米其卡立在路边，惊慌失措，毫无目的地朝雾里开了一枪又一枪。彼图什科夫走过来，他没戴帽子，大衣也扯破了，一只手绑着绷带。彼图什科夫猛地按下米其卡的枪口。

“马大哈！”彼图什科夫怒不可遏。

米其卡一个立正，一动不动，吓得不敢搭腔。

“那个呢？”

“那边儿……就在那儿站着……”米其卡结结巴巴地说，指了指拉扎列夫。

拉扎列夫伛偻着身子，站在彼图什科夫和米其卡上面的山坡上。

罗科特科夫飞快地从马车旁边跑过来。

“走啊，站着干嘛！”他大声命令，“快走……”

马车队向前移动。罗科特科夫跑到少校和米其卡身边。他们三个人都站在下面的路上，拉扎列夫佝偻的身影孤零零地立在他们身后的小山坡上。

“这样，”彼图什科夫坚决地看着米其卡。“去把那个拉到边上毙了……动静小一点……”

米其卡原地踏着步，惊恐地望着罗科特科夫。

“你怎么，听入迷了！”彼图什科夫问。

他盯着张皇失措的米其卡。

“呸，见鬼！”少校转过身朝小路走去。

“等一等，”罗科特科夫叫住他，“等一等再枪毙他，伊戈尔·列昂尼多维奇……我还没弄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没功夫跟他磨蹭了，伊万。雾这么大，他跑了你都不知道。”

“他不会跑的。”

“你怎么回事，还拿他的话当真啦？”彼图什科夫凶巴巴地眯起眼睛。

他们一下子就吵起来。

“我还没把他调查清楚，”罗科特科夫固执己见。

“他……这个……”米其卡突然下了决心，“他下过我的枪，后来又还给我了……”

“什么时候下的！”少校没明白。

“我在林子里遇到他的时候。他本来可以打死我的……”米其卡满怀希望地望着罗科特科夫。

“真是个好战士，连枪都被人下了，”少校没好气地看着米其卡和罗科特科夫，“见鬼，你去弄清楚好了。”

米其卡喜形于色，少校发觉他的笑容，完全出于“维持纪律”大声吆喝道：

“眼睛一刻也不准离开他！要是再出什么事……我就要你的脑袋！”

“是！”米其卡一个转身，朝山坡上的拉扎列夫跑去。

精疲力尽的人们向前跑去。最后面的一辆大车缓缓移动。车上架着一挺去掉枪衣的“马克西姆”机枪。大车旁系着一只压瘪的水桶。

被遗弃的圣像立在大树下。下雪了。雪花落到圣像上，盖住了尼古拉·乌

戈德尼克圣洁的面容。圣人的双眼威严地、不可一世地凝望着……

“拉扎列夫，难道非得经过指挥所才能进车站吗？”

“我不知道。也许可以吧……四面八方的粮食全都往那儿运呢……”

“这个你不说我也知道。比如你吧，你能够接近车厢吗？”

“差不多……”

“为什么？你怎么能这么特殊？”

“很多哨兵都认识我……”

门开了。普杜哈走进窑洞，把一抱木柴扔在墙角，又走出去。

“你到底怎么从卡尔纳乌霍夫跑出来的？”罗科特科夫继续审问。

“他们放我的假。我领了到普茨科夫的通行证，从火车上逃跑了。”

“好，假设你，拉扎列夫，明天又回到卡尔纳乌霍夫，你会平安无事吗？”罗科特科夫又坐到拉扎列夫身旁。

“我不回去。”拉扎列夫摇摇头。

“为什么？”

“我不想当一个叛徒。我宁可死。”

“那从前怎么当了？”

“我乱了手脚……只想保住一条命……”拉扎列夫艰难地挑选着字眼。

“现在我也得活下去，好向人们证实，我是无罪的……”

罗科特科夫看着拉扎列夫。在这漫漫的两年战斗岁月里，他遇到过多少时乖命舛的人啊。有些人值得信赖，有些人却恰恰相反。该从何判断呢？

“我想让生活从头来过……如果一个人的第一次生命放了个哑炮，他是否有权重新再来一次呢？”

一块粗大的劈柴在斧头的重击下四分五裂。索洛明抱起劈好的木柴，扔进火里。

大坑上架着一口铁锅，烧得正旺。这里是游击队的食堂。大锅旁边排起了一溜长龙——全都是逃难的村民。一脸大胡子的厨师苦着脸，把稀粥盛到一只只木盆和饭盒里。英加和拉扎列夫从长队旁走来，身后跟着一个背着步枪的押送者。他们走上前。

“命令给他弄点儿吃的。”英加说。

厨师停下手里的活儿，盯着拉扎列夫。

“这儿的人还不够吃呢……”

“这是伊万·叶戈雷奇的命令。”英加干巴巴地重复了一遍。

厨师脸色越发难看。他从一堆木头上拿起一个小盆，泼进去一勺粥，看也不看地递给拉扎列夫。拉扎列夫双手接过饭盆，走到一边，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他没有勺子。

村民们一声不响。谁都不愿意把勺子给拉扎列夫。索洛明一脸阴云，注视着这一切。

拉扎列夫把碗捧到嘴边，贪婪地喝起粥来。

英加扭过脸，对旁边的索洛明说：“维克托，把勺子给他……”

“勺子？”索洛明气势汹汹地反问了一句。“也许，还得把伏特加给他送上门去吧？”他一个箭步窜到拉扎列夫身旁，一拳打掉了他手里的饭盆，把斧头伸到拉扎列夫眼前：“你不想尝尝这个吗？”

“维克托！”英加在他身后大喝一声。

索洛明根本没向她看一眼。

“要是让我在林子里碰见你就好了，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索洛明咬牙切齿地说。

拉扎列夫的脸上和大衣上溅满了稀粥。

“可惜，咱们没碰上。”拉扎列夫突然冒出来一句，逼视着索洛明。

他们相视片刻。索洛明按捺不住，怒火战胜了理智，他挥拳打在拉扎列夫的肚子上。等拉扎列夫被打弯了腰，照着脸上又是一拳。

押送兵从肩头取下步枪，不知道该怎么办。

厨师一下子跑上前，紧紧抱住了索洛明，把他拖开。

“你可真好心眼哪，”索洛明哑着嗓子冲英加说。

他竭力想挣脱厨师铁箍一般的怀抱。

“你冷静点儿，维秋沙。消消气儿，”厨师嗓门低沉。

村民们无言地望着他们。

一个瘦巴巴的男孩看到打德国人，开心地笑了。在他们的背景上响起了索洛明的声音：“宪兵在卡洛申把女人们全都赶到学校里烧死了……应该吊死他们，败类！”

“立刻住手！”响起了彼图什科夫宏亮的声音。

村民们一起回过头来。

少校和另一个游击队员走到食堂旁边，站在索洛明身旁，厨师放开了索洛明，索洛明站在少校面前，低着脑袋，整了整棉袄。

“出什么事了？”少校问道。

拉扎列夫坐在地上，一只手擦着打破的嘴角。他站起身，默不作声地走开了。押送兵把枪往背后一挎，紧随其后。

“打俘虏倒是不用多大胆儿。你这就去找罗科特科夫——向他报告这一切。”彼图什科夫冷冰冰地说道。

“是，全部报告。”

桌子后面坐着两个骨瘦如柴，须发丛生的游击队员。一个不好意思地笑着，另一个低着头，正在卷烟卷。

“简直就像是饿鬼”传来罗科特科夫的声音，“一看见你们，就让人愁得想喝酒。”

罗科特科夫把一些从没有见过的财富拿到桌子上，倒出来。这是一整个面包和几听罐头。

“给，”罗科特科夫说，“你们吃完了就去睡觉，同志哥。就像疗养一样……还会有土豆，当然是冻过的……我要你们吃得像德国鬼子一样壮……现在这帮法西斯一个个都是肥头大耳，红光满面的……”

一个队员还笑个不停，另一个则忧心忡忡，难以置信地打量着这堆罐头和面包。

“还不快扑上去！”罗科特科夫乐呵呵地说。

队员们没想好吃还是不吃，一齐望着罗科特科夫。

“那您呢，伊万·叶戈雷奇？”高个子队员口音很重。

“我不能吃。”罗科特科夫回答，走到窗边。

他掉过头，尽量不去看他们。

游击队员们像那些饥饿已久的人们一样，大吃特吃起来。第二个队员和高个子队员交换了一下眼色，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听没打开的沙丁鱼罐头揣进怀里。罗科特科夫猛地转过身来。

“放下！”他声音沙哑。

游击队员看见罗科特科夫脸上的神情，吓得从桌子后面欠起身来。

“我是想带给孩子们。”他窘迫不已。

“放下！”

队员耸耸肩，把罐头放在桌子上。

“难道只有您才想到这一点了吗？”罗科特科夫稍稍平静了一些，“为了这几条沙丁鱼，一连的谢苗·帕科夫牺牲了……也许你们认识他吧？”

低矮的窑洞门打开了。索洛明走进来。

“您叫我，伊万·叶戈雷奇？”他粗声问了一句，便盯着桌子上的东西和狼吞虎咽的队员们，不作声了。

“从今天起，你也过来吃……和同志们一起，”罗科特科夫说，“长点儿力气。”

罗科特科夫走到门边，从钉子上取下棉袄，套在身上。

“我可没抱怨过什么。”索洛明笑着说。

“嗨，嗨！和俘虏打架，当然用不着太大劲儿了。”伊万·叶戈雷奇嘟囔着。他扣好衣服，戴上帽子。

“可我哪儿来的这种荣誉呢？”索洛明不好意思地追问了一句。

“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罗科特科夫走出窑洞。低矮的房门砰地关上了。

公路上白雪皑皑，通向远方。路上只有一辆马拉雪橇在疾驶。车上坐着女人和小孩。她过去住在那个废弃的村子里，后来和队员们一起撤退了。一个德国兵驾着摩托车从雪橇旁边飞驶而过，卷起大团雪花。他回了下头，一个急刹车。德国兵的脸埋在围巾里，一副大风镜遮住了脸上其他的部分。他揉了揉发僵的膝盖，向女人走来，一边走一边从刀鞘里抽出一把宽刃的军用匕首。

“科姆（德语：过来），”德国兵说，“科姆。”

“天哪！”女人抽泣了一声，坐着没动，搂住两个孩子。

“科姆！”德国人挥了挥匕首。

女人从雪橇上爬下来。德国兵一步窜上前，一把扯下她身上的羊皮袄，然后挥着小刀，从皮袄上割下两只袖子。

孩子们惊恐地望着这一切。

德国兵使劲把袖子套在皮靴上，把剩下的皮袄扔给女人。

“古得（德语：好极了）。”德国兵非常满意，拍拍自己的膝盖，笑眯眯地瞟了女人一眼，走到摩托车旁。

马达轰鸣, 摩托车走远了。

一双绑着干草的皮靴。大衣, 脖子上毛绒绒的围巾。围巾下面露出一只鼻子和一副眼镜。这个德国兵的眼镜雾蒙蒙的, 看上去显得特别大, 活像猫头鹰的眼睛。他站在拦木竿前面, 心神不定地四下打量。

水从龙头流到一只水桶里。桶边有一双套在胶鞋里赤脚。这个男人光着头, 上衣里面什么都没穿——露出赤裸裸的胸膛。他动作很大, 双手拎起盛满的水桶, 嘴里呼着白气, 从德国人身旁跑过去。经过他身边的时候, 男人笑嘻嘻地瞥了他一眼。

“哎呀呀, 长官大人!”

德国人目送他离去。随后大车驶近的声音吸引了他。德国兵转过头去。一辆雪橇驶近拦木竿。穿着无袖皮袄的女人驾着车。女人尽量用破烂的头巾遮住胳膊。

“站住!”德国兵走上前, 命令道。

女人惊慌失措地看着德国人。

“站住!”德国人又说了一遍。

旁边的男人把桶放在地上, 向雪橇跑来。

“这是我们村儿里的亲戚。她来找我, 来找我的……这不, 孩子们都快冻僵了……”他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串。

“啊, 啊。”德国兵点点头。

他重新心神不定地四下打量起来……看了看女人滑落的头巾底下露出来的赤裸的手臂, 又看了看男人穿着胶鞋的光脚。

一幅业余画家画的“三勇士”。女人坐在图画下面的长凳上, 哈着冻僵的两手。男人抽着自卷的纸烟, 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两个孩子坐在里面的火炉旁边烤火。

“伊万·叶戈雷奇想打听一下, 下一趟运粮食的火车什么时候到。他还想知道, 萨什卡·拉扎列夫是什么人, 他过去是个中尉。”女人低声说道。

从窗户可以看见, 包着头巾的德国人在车站指挥所旁又蹦又跳。

“队伍断炊了。”女人说道。

“我知道,”男人沉下脸, “在车站, 过不来……真糟糕。”他深深地吸了一

口烟，“一句话，你回去转告他——我会尽力去办。”

一个披着黑披肩的女人端着茶炊，默默地放在桌上。

“你怎么没烤点儿小薄饼？”男人好挑眼地问她，“自己吃过了，光给客人们喝茶，是不是德国人教的？”

“你嚷嚷什么，”女人顶了他一句，走到另一间屋子，打开食品柜。“你还光着膀子上街跑去吧！”

“那有什么？”男人高兴起来，“我一跑，他们就更冷了。”男人又看着女人说，“还有件事，明天有一列火车要从卡纳乌霍沃大桥上前线。”

“我会转告的。”女人轻声答道。

白雪覆盖的路基上，两条乌沉沉的铁轨一直伸向远方。一个德国兵四仰八叉地躺在枕木上。

细细的雪花飘落在眼镜片上，但是不融化。

另一个德国人横卧在铁轨上，四肢痉挛。一只脚从铁轨经过，碰了他一下。两个游击队员拖着一口沉重的炸药箱。现在看得见铁路大桥的全景了，交错纵横的支架，望塔，一道铁丝网拦住了通向大桥的道路。

另外两个游击队员弯着腰，拖着笨重的木箱。

索洛明攀在桥梁的横梁上，嘴里咬着一根导线。

“快点儿，真糟糕。”爆破手叶洛费奇哑着嗓门，用工兵铲在铁轨下面使劲挖，“快点儿，他妈的！”

随着骂声，嘴里呼出一团白气。

桥梁横架在尚未冰封的黑沉沉的河面之上。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只有桥架子和河水是黑黢黢的。

彼图什科夫站在罗科特科夫身旁，一只手捧着吊着绷带的伤臂。他们站在积雪覆盖的山坡上一丛灌木里，观察着大桥。

马匹和大车停在他们身后的浅沟中。一辆大车上坐着一个胖胖的矮个儿德国人。一个队员持枪站在他身旁。德国人的脚上少了一只靴子，他撩起裤腿，两手抱住抽筋抽得膝盖都拳了起来的双脚。德国人一言不发，看着跌伤的膝盖，脑袋和肩头也不停地颤抖。

“会放过火车的，见鬼！这么磨磨蹭蹭的。”彼图什科夫眉头紧锁。

“箱子太沉了。”

“我跟叶洛费奇说过，要把箱子做得小一点……”罗科特科夫心里不好受。

突然一阵奇异的、凄凉的声响打破了林子里出奇的静谧。一开始听不出来声音来的方向。伊万·叶戈雷奇不安地转了转头，过了一会儿就看到……从乌沉沉的河弯里驶出一条小拖轮。拖船后面游过来两条长长的平底船。

罗科特科夫和少校留神观察着。罗科特科夫几乎走出了灌木丛，好看得更仔细些。

索洛明咬着导线，吃力地爬上桥面，飞快地把导线递给叶洛费奇。他们一边干活，一边担心地望着平底船。

平底船的螺旋桨拍打着黑沉沉的河水，激起了细小的冰块。

结了冰的船尾上有一排模糊的字迹“阿列克赛·普希金”。船尾的旋转炮塔上架着一挺速射炮，一个头戴钢盔、身穿皮袄的德国兵靠在炮身上。

许多人背靠背蹲在平底船的甲板上。他们两手搂着肩膀，尽量想暖和些。大部分人都穿着军装，个别人披着破破烂烂的大衣。一顶顶船形帽，护耳皮帽，还有剃得光秃秃的脑袋。一张又一张不同的面孔，但每一张脸上双眸都同样暗淡无光，每一张脸上都是一副大限将至，对万事万物麻木不仁的神情。镜头升高，可以看见，两条船上全都挤满了人，成千上百个人。

一个穿黑色盖世太保大衣的德国人拎着桶，沿着甲板，从一挺挺机枪和裹得严严实实的德国兵身旁走过。他走上宽阔的船尾。船尾上有一间木板制的小房子。房子前生着一小堆火，德国人正在烤火。房子旁边的箱子里放着一只留声机。一个德国人拧紧发条，其他人聆听着没完没了的忧伤的华尔兹舞曲。镜头前又出现了一张张俘虏们的脸。一个身材消瘦、蓬头乱发的乌兹别克人活动起来，好像在做祷告。一个人架着打破的眼镜。一张张年轻的、年老的、委顿不堪、精疲力尽的面容……

罗科特科夫和少校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是俘虏。”罗科特科夫小声说。

“哎—哎—哎，这些可怜人！”

彼图什科夫的嗓子突然哽住了，他咽了口唾沫。

“自作自受，”他嗓音沙哑，“他们跑都不想跑，像群羊似的被人赶走。”他苦涩地笑了笑。

“桥，他妈的！”罗科特科夫蓦地叫了一声。

彼图什科夫转过脸来。

“火车经过的时候,他们正好从桥底下过。”

“等等,先别着慌,也许他们来得及开过去。”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望着慢慢移动的驳船。他们都明白处境多么危急。

驳船慢慢驶近大桥。

游击队员从桥栏杆后面望着越来越近的船只。

趴在桥上的游击队员神情紧张。

“他们来不及……”叶洛费奇啐了一口。

“别说丧气话,老弟,‘索洛明’火了,‘乌鸦嘴’。”

“他们正好出现在桥底下,”叶洛费奇直言不讳地又说了一遍。

从船尾的机枪和盖世太保的后背看得见两只平底船和冒着烟的驳轮缓缓地、无法回避地接近桥头。

俘虏们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地坐着,望着面前。

一张张胡子拉碴,饱经折磨的灰扑扑的面孔。一双双暗淡无光的眸子仿佛一直望进罗科特科夫的心里去。罗科特科夫看着小船。就在这时远远传来了火车悠扬的汽笛声。

罗科特科夫猛一回身,冲着身后的勤务兵:“普杜哈,”他果断地命令道:“快跑,去找叶洛费奇,告诉他,取消炸桥……”

“什么——取消?!你说什么?!”彼图什科夫大叫。

“还能怎么办?”

“炸桥!”

“那俘虏呢?”

“这是给你的命令!”彼图什科夫的眼神渐渐冷峻。

伊万·叶戈雷奇无言以对。他冷不丁朝普杜哈吼道:“你耳朵聋了吗?”

普杜哈掉头向大桥跑去。

“站住!你敢去!”彼图什科夫大喝一声。

普杜哈停下脚步,不知如何是好。

“那里全都是人……伊戈尔·列昂尼多维奇……我们的人……”罗科特科夫说。

彼图什科夫朝罗科特科夫迈上一步,怒容满面:

“这火车往哪儿开,你知道吧?是上前线。它运的什么,你知道吧?是坦克

和重兵器，是弹药……可你、你，你这个潮虫！”

“可是，那全都是人啊……伊戈尔·列昂尼多维奇……上千个俄国人哪……”

“他们是俘虏！”

“不错，他们是俘虏，这由不得他们作主。”

“我儿子在斯摩棱斯克上空被击中了，”彼图什科夫语气沉重，“飞机起火了。他可以跳伞逃命，现在坐在这条船上，就像这些人一样……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开着飞机撞进了德国的坦克队，你明白吗？”

“我明白，可是他们许多人没有机会驾机冲入坦克纵队中去。俘虏们跑到林子里来投奔我们，这你自己也看见了，他们如何悲号。这并不是最后一列火车。以后还会有的……”

彼图什科夫的声音一下子平静下来：“你不要激怒我——你会上军事法庭的，这是共产党员的话。”

彼图什科夫拂袖而去。罗科特科夫站在树旁，然后坐在树墩上，叉着两手。

被驳船拖着的两条小船驶近了大桥。

桥梁低悬在小船之上，遮天蔽日。

大桥的阴影投射在俘虏们脸上，一张张脸孔变黑变暗。

游击队员们注视着。

罗科特科夫低头坐着，不去看小船。他的背景上是逼近的火车刺耳的汽笛声。

罗科特科夫一跃而起，在雪地上跌跌撞撞，一瘸一拐地朝大桥跑去。

“站住！”彼图什科夫大喝，用没有受伤的手掏出了手枪，向罗科特科夫追去，伤臂一下打在树干上，他呻吟了一声，抽搐地坐到了地上。

晕头转向的普杜哈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火车飞驰。铁路大桥飞快地迎面扑来。

大桥的阴影在一张又一张不同的面孔上移动，仿佛在洗刷着它们。

叶洛费奇的脸。他军装的领口敞开了。索洛明被汗水濡湿的面容。他哈了哈冻僵的手指，把手放在起爆器的手柄上。

罗科特科夫踩着雪，一拐一拐地跑来，挥着手。

“住手！”他喊道。“不要炸，住手！”他的叫声淹没在飞驰的列车的轰鸣声

里。

火车呼啸着奔向桥头。

“上帝保佑吧！”叶洛费奇嘶哑着嗓门，“多少条人命哪！哎——呀——呀！”

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头顶响起了罗科特科夫绝望的喊声：“不要炸！住手！”

罗科特科夫顺着雪坡上栽下来，抓住起爆器，猛地把接头扯掉。

这时，列车驶上了桥头。一节节车厢从团团雪雾里疾驰而过，坦克和重兵器——闪过。

钢轨在车轮的重压下弯曲。钢轨下——是炸药包和导线。

最后一列车厢飞驰而过。满载着战俘的驳船静静地滑过桥底。人们还是木然地蹲在那里，空中仍然回荡着华尔兹忧伤的旋律。

罗科特科夫身穿褪了色的军装的背影。他坐在布帘隔出来的斗室的角落里。这是一间宽大的、摆满床铺的窑洞。他重重地靠在桌子上，吸着烟，听着游击队员低声交谈。

“大夫说，应当多吃点儿花楸果……他说，那里面有很多维他命……”

“我可没法吃它，”另一个声音回答，“我一看见它，就想去上吊。”

“打仗前维他命还是维他命，”另一个人附和道，“大家都说。油腻啊，油腻啊……”

有人在手风琴上反反复复拉着同一个调门儿。

罗科特科夫疲惫地敲击额头，站起身，走到帘子旁，叫道：“普杜哈！”

一个在桥上被俘的德国兵坐在窑洞角落的箱子上。

“你的姓名？”这是英加的声音。

德国兵张了张嘴，使劲儿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声。

“你的姓名？”英加又问了一遍。

罗科特科夫坐在墙角，眼睛半开半闭。普杜哈在窑洞门口打盹儿。

“他哑巴了还是怎么的？”罗科特科夫问道。

“他是神经休克，”英加回答，“完全不会说话了，连自己的姓名也忘了。”

“那好吧，”罗科特科夫走到德国兵身边，“你告诉他，英加：要么他的神经休克赶快过去，老老实实讲话，要么我们战后再来解决我们的人道主义问题。”他转向英加，“你打起精神来翻译，要不你就睡着了。”

罗科特科夫走到一旁，和英加并排坐在长凳上。

德国人又像鱼一样张了张嘴。然后突然说了一长串德国话。他一直在军装上找一颗脱落的扣子。

“他咕噜什么呢？”罗科特科夫问。

“他请求不要枪毙他……”英加翻译道：“他有四个孩子。他说，他是个和平爱好者……战前是个农艺师……”

“农艺师？”罗科特科夫惊奇地问，“真有你的……这么说，我们还是同行了吗？”

现在德国人发作起来，不停地走下去，几乎倒不上气来。英加翻译：“他说，他是个病人，他的肝有毛病，他们答应二十号送他去斯洛伐克休养……”

“如今，这位同行，得到另一个地方休养了。”罗科特科夫打断他的话头，“为什么二十号去？他们怎么，要换防吗？”

“从十八号起，”德国人一边解释，英加一边翻译，“车站上的驻军要进行缩减，有些人上前线，有些人去后方休养。最后一列运粮食的火车十八号开往德国。这必须要大量军力……”

“是这样，”罗科特科夫说，“问问他，他肯定是这一天吗？”

德国人仍然激动地说着什么。他又想扣上那颗并不存在的纽扣。

“这是警备司令部的文书告诉他的，”英加译道，“要完成命令，把居民的粮食全部没收……”

“这他不说我也知道得很清楚！”罗科特科夫打断他，“今天几号了？”

“十五号。”英加回答。

索洛明的脑袋从阁楼入口处探出来。

“英加，”他低声呼唤，“你在这儿吗，英加？”

然后索洛明全身都爬上来。阁楼一览无余。墙上挂着一片片年深日久的蜘蛛网，尘封已久的草耙和一把把大镰刀。英加躺在一堆稻草上，吸着烟。索洛明站在当地四下打量，眼睛在黑暗里一时适应不过来。然后他走到英加身旁。

“我以为你没在这儿。”

英加仍然默默吸着烟，望着一旁。

“对不起，英加。”

“走开。”

索洛明不作声地弯下腰，把卷成一团的棉袄铺在姑娘身边，躺下来。

“你别指手划脚的，”索洛明嘟哝了一句，“这可是咱们俩的阁楼。”

英加拾起身，抓起棉袄，准备离开。

“喂，等一等，”索洛明抓住她的右手，“你怎么了，老天，简直像个小孩子，就为了那个破警察。”

“我是因为你，才不是为了那个警察呢，”英加冷冷地答道，想把手抽出来，“你跟那个司令部来的少校是一路货，只不过比他更笨。”

“咱们俩当然没法比了，”索洛明似笑非笑，“我连大学也没上过，从小就耕地。”

“放开。”英加抽回手，但索洛明不松手。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索洛明把她拉到怀里，想亲她一下，英加没有顺从。索洛明痛得深吸了一口气，仰面倒在地上。

“对不起，英加……可能我是太凶了，比黄鼠狼还不如。以前让我拿弹弓打麻雀我都不会干。我不知从哪儿学得凶巴巴的……这个拉扎列夫跑来认罪，从他那儿什么也得不到。说什么现在都一钱不值……瞧……”他冷不防说，“看我带来了什么。”

索洛明掏出一块面包头。英加看着面包。

“从哪儿弄的，维加？”英加惊奇万分。

“自然有地方了，”索洛明快活地笑了。

英加咬着面包。他们并排躺着，默默无语。

“维加，”英加说，“咱们结婚吧，啊？咱们去找罗科特科夫，跟他说，给咱们登记……”

“没这必要，”索洛明笑了笑，“打完仗你就得回列宁格勒了……我还去开我的拖拉机……咱们俩不是一种人，难道我连这都不明白……再说我又是个大色鬼……”

“色——鬼，”英加含笑拖着嗓门，“可你连接吻还不会呢。难道接吻就这样吗？想不想我来教教你？”

她的双唇轻轻碰上索洛明的嘴唇。两人接吻。镜头从他们身上移开。草耙、镰刀和冲锋枪就挂在他们的头顶上。

“你真美，英加，”索洛明低低说道，“又有文化，又聪明。”

英加轻声笑了,充满幸福地问:“那怎么了,那怎么了?”

楼下一声门响,传来沙沙的脚步声。普杜哈的声音叫道:“索洛明!”

索洛明没有搭腔。下面的楼梯吱呀作响,又传来普杜哈的叫声:“维其卡,你在这儿吗?”

“在这儿,在这儿。”索洛明粗声顶了一句,“干什么?”

“罗科特科夫找你。”普杜哈在下面歉然说道。

一辆德国坦克行驶在干燥的石子路上。一长队身穿军装的人在坦克前面奔跑。听不见沙沙的皮靴声和履带的哗啦声。只有一种刺耳的、像电锯锯木头时发出的声音没完没了。

坦克圆圆的炮口不停摇摆。

闪闪发光的宽阔的履带向前移动。

坦克的炮口低垂在人们背后,像是要把他们压死。

拉扎列夫在奔跑。他已经跑不动了。汗水蒙住了他的双眼。他想停下来,但人们追赶着他。

拉扎列夫眼前都是汗湿的军装,头发短短的后脑勺,干瘦的、肮脏的脖颈。

拉扎列夫回了一下头,惊恐地看到……坦克低垂的肚子和发亮的履带已经越来越近……

履带向前移动,渐渐膨胀,遮住了天空。

“起来……嗨,你,起来!”

拉扎列夫熟睡的面容被突如其来的电灯光照亮了。拉扎列夫睡在床铺上,脑袋枕着叠好的大衣。他吃力地睁开惺忪的睡眼,马上用手遮挡光线。

大铁桶改成的炉子里炉火将尽,半明半暗中可以看见索洛明提着一只灯笼。他双眉紧锁,目光尖利,肩挎冲锋枪。

“走吧。”索洛明说。

“去哪儿?”拉扎列夫哑声问道。

“去你该去的地方……”索洛明没好气地回答。

屋子里有人哼哼,还有人在睡梦里吃力地咳嗽了两声。

拉扎列夫爬起身,手忙脚乱地缠上裹脚布,蹬上皮靴。他又一次正视索洛

明的眼睛问：“到底去哪儿？”

空旷的街上，低吹雪绵延不尽。初升的太阳被寒气冻得发白。叶洛费奇和索洛明避风掩藏在路边的小丘后面，他们埋在雪中，动作迟钝。稍微靠边是拉扎列夫。他一声不吭，直视着前方。索洛明斜了他一眼。

“你老家在哪儿？”索洛明问道。

“什么？”拉扎列夫从沉思中清醒过来。

“老家，我问是哪儿？”

“我是列宁格勒人，土生土长的。”

“这么说，你和我们的翻译是老乡喽，”索洛明一声冷笑，“你过去干什么的？”

“我是出租汽车司机，拉人的……”

再也无话可问了。索洛明沉默不语。这时远远传来了马达的轰鸣。

“来了，”索洛明慢悠悠地说，“就这样，你走过去，举起手，告诉他们要搭车……”

“我知道。”拉扎列夫打断了他。

“那就上吧。”

索洛明从雪中抄起冲锋枪，递给拉扎列夫。拉扎列夫站起身，冲锋枪朝后一背，就向路上走去。

“哎！”索洛明在后面叫住了他。

拉扎列夫停下脚步。

“要是有什么，留点神儿，我们马上开枪。所以你别打算……”

“我不打算。”拉扎列夫转过身，走上大路。

路上出现了一辆带挎斗的摩托车。拉扎列夫走到路旁，举起一只手，示意要搭车。摩托车驶近了。现在可以看见，车上坐着两个德国冲锋枪手，从头到脚都披霜挂雪，连脸上裹的围巾都结上了冰，车斗上架着一挺机枪。

坐在车斗里的德国兵从袖子里抽出手来，放在机枪的枪身上。

拉扎列夫向德国人迎上前去，风吹得他眯着双眼。

德国人等他走过来。坐在车斗上的德国兵双手仍扶在机枪上，另一个冲着拉扎列夫大声喊了一句。

拉扎列夫摆摆手作答，继续朝摩托车走过去。

从索洛明和叶洛费奇藏身的小丘后可以望见道路、摩托车和向摩托车走过去的拉扎列夫。

“不该这样，”叶洛费奇向索洛明掉过脸说道，“上帝保佑，不应当这样。他们会打死他的。”

“寓言喂不饱夜莺，”索洛明伸袖子擦去机枪弹盘上的积雪，“只能用行动来证明。”

拉扎列夫仍旧向摩托车走过去。看上去，他仿佛永远也走不过这段距离了。

从拉扎列夫的视线望去，摩托车、德国兵和机枪的枪口越来越近。坐在车座里的德国兵又不耐烦地喊了一句。

拉扎列夫挥挥手，跑上前。然后从怀里抽出手枪，开了两枪。

子弹击中了机枪旁边的德国人。他全身瘫软，脑袋无助地歪向一旁。坐在车座里的德国兵跳到路上，摘下冲锋枪，扫了一梭子，然后滑到路旁的小沟里。

拉扎列夫也跳到对面的小沟里。

德国人从自己的小沟里向对面拉扎列夫滑落的沟旁一个长长的点射。

子弹将沟旁的积雪打得四下飞溅。

从索洛明和叶洛费奇的小丘上可以清楚地看见德国人射击的小沟和正在开火的德国兵。叶洛费奇举起枪。索洛明一手把他的枪口按到雪里。

“冷静点儿，叶洛费奇大叔，”索洛明冷冷地说，“让他自己对付敌人吧。”

“这不应当。老天，这不该。”叶洛费奇又念叨一遍。

拉扎列夫想站起身，一串冲锋枪子弹打在路边。于是拉扎列夫沿着小沟向下爬去，冻僵的双手捂在嘴边。

大路上空无一人。路中间停着摩托车和车斗上被击毙的德国兵。马达蜂鸣。

德国兵在自己的土沟里慌慌张张地换了一个弹夹，然后探出身来，一面不停地朝拉扎列夫藏身之处开枪，一面朝摩托车走去。只有当他坐进车斗的那一刻，才住了手。拉扎列夫从自己的小沟里立起身，抬手一梭子，德国人应声缓缓摔倒。拉扎列夫走到大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摩托车旁，重重地坐在车座上，关上了发动机。四周鸦雀无声，可以听到……

……一股汽油从子弹打穿的油箱里涓涓而出，流到地上，油星溅在被打

死的德国兵脸上。

双双毡靴踏雪而来，索洛明和叶洛费奇走上前来。他们走到路上，走近坐在摩托车里的拉扎列夫。

“那个德国人刚才离你们那么近，”拉扎列夫疲惫地抬起头，“怎么不开枪？”

“这个，帮我一把……”索洛明避而不答。

他们俩把打死的德国兵抬起来，脸朝下放在摩托车的座位上，叶洛费奇准确、迅速地在车上安上一颗手雷，用鞋带把引线联在德国兵的皮带上。

拉扎列夫和索洛明注视着叶洛费奇干活。

“瞧你，又吓坏了吧？”索洛明带着常有的微笑问道，“你总是这么……”

“你就很勇敢吗？”

“哼，勇敢不勇敢，反正我没被德国人俘虏过。”索洛明又开始叫阵。

“战争又不会明天就结束。”拉扎列夫疲惫地回答。

“可战争也不是昨天才开始的。”

“成了，”叶洛费奇说，“它会分毫不差地炸开花儿。”

叶洛费奇向路边走去。索洛明和拉扎列夫拿起武器，跟着他。

“好啊，伙伴们”索洛明快活地说，“请到我们的小窝里来吧。”

一面木板墙上，挂着一顶黑色的盖世太保的大盖帽。大衣整整齐齐地绷在绷子上。下面的木板上放着一只乡下人用的熨斗，和盛满水的军用水杯。

“稽查队。（德语——译者）”一个男人坚定的声音。

“稽查是短音 O’。”一个女人的声音纠正他。“现在该您了……”

一双手用鞋锥子在盖世太保的黑制服胸前端端正正地钻了个眼儿，在衣服上安了一枚德国的铁十字勋章。这是罗科特科夫。他坐在窑洞的角落里，手里干着活，听着一遍又一遍重复那同一句德国话，不禁皱起了眉。

“横竖怎么说都不对，”他突然说了一句，站起身来。“这哪儿像希特勒手下吃人的野兽？真丢人。”

现在整个窑洞的情形尽在眼前。小凳上坐着两个人。一个全副盖世太保的打扮，另一个戴着一顶平顶羊皮帽，穿着黑裤子和贴身衬衫，脚上没有靴子。英加端坐在桌子后面。

“他说得还差不离。”英加有点儿生气。

“我从小就认识德国人，在我们爱沙尼亚……。”

“你等会儿再说爱沙尼亚吧，”罗科特科夫打断他的话头，“你是怎么说的？！眼睛里一点儿凶光都没有……你得装出凶相儿来，同志哥！瓦西里，你再来一遍。”他转头对另一个队员说。

瓦西里伸直腰板，用吓人的腔调说：“稽查队。”

“看见了吧？”罗科特科夫降低嗓门对爱沙尼亚人说道。

英加两手抱着头，坐在那里，然后疲惫地说道：“老天爷，要是他能光张嘴不出声多好……你最好去做自己的事儿吧，伊万·叶戈雷奇。”

“是啊，老兄……你的发音是有点儿那个……”罗科特科夫不好意思地附和着她。

“我在学校里可得过五分哪。”瓦西里觉得很委屈。

“不是，你，老兄……那个……到时候你就别开口了，你的事情就是对付火车……。”

“我现在是在朋友中间，刚才又美餐了一顿，当然凶不起来了。”爱沙尼亚人开始为自己辩解，“等我打击法西斯分子时候……噢，到时候就好了……。”

“伊万·叶戈雷奇，”瓦西里问罗科特科夫，“还有谁跟我们一起？”

“稽查队。”罗科特科夫嘟囔了一句，“会知道的。”

“请您跟我念，”英加对爱沙尼亚人说，“稽查队。”

爱沙尼亚人重复了一遍。

“再来一遍，”英加说道，“请专心一点儿。”

一辆黑色的“奥别尔”车行驶在路上。车后面几米处跟着摩托车和两个冲锋枪手。

“奥别尔”在一个个坑洼里颠簸，不过开得很快。它在离被打坏的摩托车不到十米的地方停住了。车门打开，一个头戴黑色皮护耳、身量不高的军官钻了出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军官和一名司机。他们交谈了几句，然后向摩托车上痉挛的尸体走过去。护送轿车的摩托车也刹住了车。冲锋枪手朝“奥别尔”跑去。

一个军官伸手把脸冲下躺在车座上的摩托车手翻过来，就在这一瞬间炸弹爆炸了，紧接着又是一颗。

索洛明转动枪口，长长一排点射。子弹呼啸着向车里飞去。硝烟里可以看

见一个德国人的身影被发光的子弹击中。德国兵一头栽倒。

拉扎列夫和叶洛费奇开枪射击。

空无一人的摩托车停在路当中。“奥别尔”车门大开。司机刚一爬出汽车，子弹就追上了他。两个军官横尸路旁，而两个开摩托车的士兵却站在一边，扔掉了冲锋枪，高举着双手。索洛明心满意足地头一个跳到路上，端着冲锋枪。叶洛费奇和拉扎列夫跟着跑出来。

“叶洛费奇，看着这两只黄鼠狼，”索洛明叫了一声，向汽车跑去，“我们先得搜搜文件。”

他走到第一个德国军官身边，把他翻过来，掏出他的手枪藏起来，然后取出文件，薄薄一叠信纸和几张照片。

拉扎列夫把打死的司机从汽车里拖出去，钻进驾驶室，开始检查汽车。

透过汽车前方的玻璃和活动的雨刷看得见叶洛费奇和两个德国兵站在路旁。

索洛明坐在“奥别尔”的踏板上，看起照片来。

索洛明的手在翻动照片。照片上的生活对索洛明来说是全然陌生的。几个穿着高尔夫球裤的人，一些男孩子和扎着漂亮的蝴蝶结的小女孩。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手拿槌球棒。军官本人手挽着一个头发蓬松的金发女郎。

另一个躺在路上的德国军官突然动了一动，抬起了血流满面的头来。

从死前的迷雾中他看见了坐在“奥别尔”汽车踏板上的索洛明的身影。

德国人举起了手里握着的手枪，开了一枪。

叶洛费奇回过身来。

拉扎列夫跳出汽车，向路上躺着的德国人开枪。拉扎列夫看见——索洛明半倚在“奥别尔”的车轮上，背靠着挡泥板。

拉扎列夫跑到索洛明身旁。

“打在哪儿了？是背上吗？”他惊慌地问道。

索洛明想说什么，但只是无力地笑了笑。

德国兵用木竿钉成的担架抬着索洛明。他们跌进没膝的积雪里，勉强抽出脚来。他们的速度刚一慢下来，叶洛费奇就举起冲锋枪，狂怒地喊道：“啊！下流胚！我这会儿就毙了你们！”

德国人加快了脚步。

索洛明眼望上方，望着天空。拉扎列夫对他俯下身。

“听着，”索洛明冷不丁说，“你拿照片了吗？”

“拿了，拿了。”拉扎列夫回答。

索洛明沉默了一会儿，集中精神。

“拉扎列夫……你叫什么？”

“阿列克赛……萨拉……”

“我叫维其卡……你这个……请原谅……早上我的玩笑开得不怎么样。”

“胡说。”

“英加真可怜……她是个好姑娘……”

“什么？”拉扎列夫反问了一句。

索洛明没有回答，望着天空。

光秃秃、黑压压的树梢缓缓移动。然后景象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亮……

在斗室里空落落的。罗科特科夫和叶洛费奇坐在床板上。看上去叶洛费奇进屋时罗科特科夫就是这么一个姿势。他正在烫脚，两只伤脚泡在木桶里。叶洛费奇也没来得及脱去结冰的羊皮袄。

“我还想，那个军官给打死了，可他却醒过来。”

“拉扎列夫怎么样？”

“他的行动很可靠，”叶洛费奇拍了拍皮袄，“没丢脸。”

门嘭地一下开了。彼图什科夫一阵风似地冲进窑洞里来。他没招呼罗科特科夫，压根儿就没看见他。

“索洛明怎么牺牲的？”彼图什科夫厉声问道。

叶洛费奇怯怯地看了看少校，捂着拳头咳了两声。

“我们这个……以为德国佬死了，可他又醒了，开了一枪，索洛明就死了。”

“您那个时候在哪里？”

“我在看守俘虏……所以没见着他怎么醒的。”

“那拉扎列夫这时在什么地方？”少校冷冰冰地平静地继续审问。

“在车里头……他在搜查汽车，”叶洛费奇犹犹豫豫地回答。

“就是说，您没有看见，是那个德国人向索洛明开的枪？”

叶洛费奇没明白，少校想把他引向何方。

“还能有谁呢？”他耸耸肩膀。

“请您回答问题。您看见了没有？”彼图什科夫接着问。

“噢……没看见……”

“也许有别外的人朝索洛明开枪了？”

“还会有谁呢，除了那个德国人？”叶洛费奇完全慌了神儿。

“请您回答，您看见那个德国人开枪了吗？”彼图什科夫紧追不舍。

“嗯，没看见……我是站在另一边，看着俘虏。”

“那您怎么能断定您没有看见的事情？”

“我该走了……”叶洛费奇顿了一下说道。

“我不许您离开，”彼图什科夫提高了嗓门，“如果您没看见就是那个德国人开的枪，那就可以假设，有别人开的枪。”

叶洛费奇不作声，手里的帽子揉来揉去。

“从理论上可以这么假设吧？请回答。”少校凝视着叶洛费奇的双眼。

“我不知道……也许吧……我不知道……”叶洛费奇都快哭了。

“就是说，可以假设是拉扎列夫开的枪喽？”彼图什科夫已经平静下来。

“不应当这样，少校同志，”罗科特科夫的声音突然响起。

彼图什科夫和叶洛费奇转过身去。

罗科特科夫仍然坐在床板上。

“这是不人道的……少校同志，这太可耻了……”罗科特科夫愤怒地低声说道。

“你……”彼图什科夫声音嘶哑，愤恨地盯着罗科特科夫，“你……”他说不出话来，“站起来！你是在和军衔比你高的人讲话！”

罗科特科夫站起身来。他仍站在小盆里，裤腿一直挽到膝盖上。

“你的那些考验全都一钱不值。只能用来对付那些缺心眼的人。我知道他们打过架……像拉扎列夫这号人会找机会报复的……你明白吗？！自私自利的人，我们的敌人各种各样，他们盼的就是你这种无能之辈。这我绝不允许！”

彼图什科夫猛一转身，向门口走去。门嘭地关上了。

伊万·叶戈雷奇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坐下来。他开始擦干双脚。叶洛费奇大声地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坐在对面的床板上。

“少校他太坚持原则了，”叶洛费奇低声说道，“方才报务员说……少校刚给队部发了一通电报。他把炸桥的事儿全给写上了。嗨——嗨！这可是报到莫

斯科的……还有拉扎列夫的那档子事，”叶洛费奇接着说，“他当然不是个吃白饭的小伙子……你老是念叨这个拉扎列夫，”叶洛费奇两手都捂到胸口，“把他让给少校吧，他气儿就消了……”

罗科特科夫抬起头，冷冰冰地望着爆破手。

“怎么让给他？我又不是和他下跳棋？”

“我是为你着想，伊万·叶戈雷奇，”叶洛费奇仍不放弃，“为了他惹火上身，可是一辈子也洗不清。”

“回去吧，叶洛费奇，去歇歇吧……我听够了……”

坟地上空，歪歪斜斜的木杆上方，传来了叮叮咚咚的锤子声。英加将一块方木板钉在草草修成的墓碑上。木板上用粉笔写着：

“索洛明·维克托·米哈伊拉维奇为保卫苏维埃祖国英勇献身。

法西斯侵略者必将灭亡！”

英加感到背后有人。回了下头。

拉扎列夫站在旁边的一座坟墓前，两手揣在兜里。他默默地看着，没想好是不是走到英加身旁。

英加继续钉钉子。她一锤没砸好，打在手指上。锤子掉在雪地上。她抽泣着，抓起锤子钉完钉子。拉扎列夫的出现妨碍了她。她起身离开。拉扎列夫跟在她后面，然后赶上来。

“这是对我的考验……”他说。

英加没有回答。拉扎列夫紧跟着她，稍稍落后一点儿。

“我们原来是老乡。我也是列宁格勒人……住在赫尔松。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英加默默地点点头。他们身后是一座座洁白的陵墓，只有一座黑黢黢的，尚未被白雪覆盖。

“如果不是战争，我们恐怕不会相遇……”英加仿佛在自言自语。

“是啊……战争颠倒了一切……”拉扎列夫说，“打仗以前日子过得多美啊……轻轻松松……无忧无虑地……”拉扎列夫抱歉地笑了笑，“我没有让您厌烦吗？”

英加没作声，耸耸肩膀。

“我是个出租汽车司机，”拉扎列夫继续说，“是个没灰没土的活儿。把把

方向盘。收几块小费。家里有妈妈缝缝洗洗。晚上挽着姑娘去看电影。领到钱了，逢年过节的再去喝两盅。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突然—— 嘭！战争。你明白吗？”

“我明白。”英加低声回应。

“我过去对这些个政治满不在乎。我只听过歌儿里面唱的法西斯分子：‘我们不怕法西斯分子，我们把他们上刺刀’。我以为我很坚强，可实际上正相反。被俘以后我才知道这一点。”

他们经过铁匠铺。叶洛费奇从铁匠铺里走出来，向他们迎上前去。

“哎！干亲家，烟叶子多不多？”

拉扎列夫停下脚步，把马合烟倒在叶洛费奇摊开的纸上。

“嗨，干亲家，”叶洛费奇话里有话，“我和伊万·叶戈雷奇可费了大劲儿了。那个少校就是恨你……他说，是你朝索洛明开的枪，没说的。”

拉扎列夫看着叶洛费奇，脸色忧郁起来。

叶洛费奇拖腔拖调地说：“我跟少校说：您这是什么话？……这小伙子表现很勇敢，可您却想处罚他……连罗科特科夫也说：‘看见了吧，少校同志，老爆破手怎么对您讲的？’一句话，我们全都护着你哪，你就放心吧……再来点儿烟叶……你从哪儿搞到的？”

拉扎列夫还没来得及回答，彼图什科夫少校沿着街道走来。

“已经成了战友了，是不是？”他一边问，一边走上前来。

叶洛费奇慌了神儿。惭愧地望着少校。

“我们只是抽口烟，少校同志……嚼烟叶儿。”

“逮捕他。”彼图什科夫指着拉扎列夫说道。

叶洛费奇瞅着少校，没明白他的意思。

“我在命令您！”少校提高了嗓门。

叶洛费奇转向拉扎列夫，歉疚地强笑了笑。

“你这个……对不住了，亲家……”

他犹犹豫豫地解开拉扎列夫的大衣，掏出“瓦尔特”手枪，在手上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彼图什科夫一把抓过手枪。叶洛费奇看着拉扎列夫，又说了一遍：“对不住了，亲家……”

拉扎列夫迅速抬起头，直视着少校的双眼。彼图什科夫毫不妥协地报以冷冷的目光。

“把他带走。”他冲叶洛费奇摇摇头。

拉扎列夫转过身，向前走去。叶洛费奇慢腾腾地跟在他后面。

飞机的螺旋桨高速旋转。

篝火熊熊。篝火旁，一个个伤员用担架运上了飞机。有人说道：“在地上就是好！你可以躺在白生生的床单上打滚，还能喝上鸡汤呢……”

伊万·叶戈雷奇站在飞机旁边，注视着人们运送伤员。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个游击队员看守着两个德国人，看来也准备上飞机。其中一个瘦巴巴的高个子军官，另一个是我们在审讯时见过的矮个子德国兵。他穿着一双树皮鞋。他看着押送者，冷不丁怒吼了一声：“俄国人号！希特勒要完蛋！”

“真机灵！一教就会……”押送者笑了。

那个军官转身对着德国兵。低声恶狠狠地说了句什么。士兵在他的目光下畏缩了。

“喂——喂，”罗科特科夫厉声喝住军官，“不许你在这里大放厥词。”

这时有什么吸引了罗科特科夫的注意力。他回过头来。

一架无座雪橇从机场远处飞驰而来，直奔飞机。英加从雪橇上跳下来。她的棉袄敞开了，围巾歪到了肩上。她跑到罗科特科夫面前说：“伊万·叶戈雷奇……那边……拉扎列夫上吊了！”

罗科特科夫如五雷轰顶般望着英加。然后一转身，朝雪橇跑去。雪橇转了个弯，在机场上疾驰。

医生紧张的面容。他的双手正在按压拉扎列夫的胸口。拉扎列夫脸向后仰，一动不动。米其卡站在医生的上方，手里拎着一盏没有玻璃罩的煤油灯。斑驳的灯光洒落在窑洞里，照在医生的肩上，照亮了木床上拉扎列夫的躯体，结了冰的墙壁和簇拥在门口的人群。罗科特科夫拨开人群，走上前来。他站住脚，注视着。有人嘟哝了一句：“你看，就像有人推了我一把……他一直在屋里走来走去。”

医生抬起头，恼火地说：“请把门让开……我还得说多少遍？！”

拂晓。稀落落的树林和游击队的营地。有人堆了一个雪姑娘。她像个哨兵似的，手拿木棍，站在当地。镜头后移，现在这副景象从一扇原木上锯出来

的窗户中看到，窗户上钉了一个把手。

窑洞里有两个人——罗科特科夫和拉扎列夫。拉扎列夫半躺在床上，背靠墙壁。罗科特科夫坐在对面一段松木上。

“他开始审问我，”拉扎列夫困难地说，“他说：‘是你打死了索洛明，招了吧……’他把事情全掉了个个儿，我无话可说。”

“于是你就像个神经兮兮的小姑娘似的，脑袋往绳套里一伸，”罗科特科夫打断他的话头，“不应该这样，中尉，不应该。同志，你知道，生活是个什么东西吗……只要你一放弃，它就一下子把你打趴下。”

拉扎列夫望着罗科特科夫，之后恶狠狠地笑了笑：“我骗了您……”

“关于什么？”

“我不是睡着的时候被俘虏的……”

“是这样……有意思……”罗科特科夫缓缓说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们突围出来……三个人一组向前线走了整整十天……我们遇上一个村子……我看了看，村里好像没有人……我们就走过去……饿得脑子都不转了……我只记得栅栏边上站着一个女人……她那么奇怪地盯着我们……我一回头，看见身后跟着二十几个德国佬……他们从一幢房子里走出来……他们开始笑，接着捧腹大笑，小伙子们抓起了武器……他们全被打死了……”

罗科特科夫听着，吸着烟。他问：“那你怎么没被打死？”

“我举起了手……”拉扎列夫不情愿地说。

“是这样，小伙子……”

“后来他们开坦克追我们，”拉扎列夫继续说道，“我们在前面跑，坦克在后面追。只要谁一倒下，就被压在履带下面……”

罗科特科夫一言不发，按灭了纸烟，烟头藏到兜里。

“好了，歇歇吧。”他说，“明天你可不轻松。有一趟运粮食的火车早上从卡纳乌霍夫过来，开到德国去……所以……这趟火车应该开到别处去，你懂吗？”

“明白。”

白茫茫的、坑坑洼洼的公路从车轮下掠过。

“你们四个人一起行动……”罗科特科夫平静的声音，“你们不能牺牲，拉扎列夫，也不能失踪……你必须把列车开回来，让人们能够肯定你，明白了

吗？”

旭日东升。黑色“奥别尔”在公路上疾驰。

拉扎列夫坐在车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公路，神情严峻而凝重。他旁边坐的是穿着盖世太保制服的英加·沙尼娜。她无精打采，脸埋在黑大衣的领子里。

后座上坐着爱沙尼亚人和瓦西里。他们一个闭着眼，一动也不动，另一个神经质地打着打火机，想打出火来。

“奥别尔”几乎没有减速，就从条纹拦路杆旁飞驰而过。拦路杆边的一个德国兵急忙闪到一边。汽车差点儿撞到他。

卡纳乌霍夫弯曲的小路，汽车在街道上奔驰，转弯减速时发出刺耳的尖叫。

透过车窗玻璃可以看到铁丝网封锁的车站大门越来越近。一大垛劈柴和指挥所的墙砖。两个背着冲锋枪的哨兵。汽车停下来。指挥所的屋门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军官从台阶上跑下来，走到汽车跟前，敬了一个礼。

“早安！请出示证件！”

英加取出证件。

“我们在执行稽查任务。”

车窗里看得见军官戴着黑手套的手正慢慢地翻阅证件。

拉扎列夫的靴子一会儿踩下加速器，一会儿又放开。他把胳膊放到冲锋枪上。拉扎列夫靠着车门而坐。他转过头。

一长排低矮的营房旁边有几列德国兵。这是守卫车站的连队正在做早餐。

“一，二，三，四，……”一个高个子上士喊着口令。

穿着制服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两手一摊，莫名其妙地蹲下了。一个结实红头发的德国兵的目光与拉扎列夫相遇，冲他挤挤眼。

爱沙尼亚人和瓦西里靠在后座上，两个人的手都揣在兜里。

军官仔细地检查完证件，递给英加，敬了个礼：“我们走吧……”

士兵们打开大门。汽车在坑洼里颠簸，开进了车站的地盘，向前开去。

指挥所旁的一个德国兵锁上沉重的大门，搭上钩子。

汽车停在站台上。这里已经停了几辆涂成白颜色的军用卡车。

拉扎列夫第一个下了车。他拿起冲锋枪，背在肩上，打开后车门。爱沙尼亚人、瓦西里和英加从车里走出来。他们冻得瑟缩着，快步走去。

四个人走过长长的营房，从一排做早操的士兵身旁经过。现在这排士兵背对着他们。只有上士和一个军官面对他们。瓦西里心慌意乱，脚步有点儿发急。

拉扎列夫在他背后低声说道：“走得稳一点儿。稳一点儿！他们在看着咱们。”

“一，二，三，四，……”身后德国人的口令伴着他们。

他们沿着长长的铁路仓库，从结了冰的客车旁经过，转到一边……四个人并排走在路上。

他们经过摇摇晃晃的火车头和炸毁的机车转盘。

“现在往左走，顺着路一直走到水塔……哪儿都不要转。”拉扎列夫命令道，“一直朝火车头走过去。”

现在他们从运粮食的列车旁走过，从标着白色号码的取暖货车边经过，这些列车同片头字幕下面德国兵走过的车厢一样。车厢，车厢，还是车厢……爱沙尼亚人、拉扎列夫和英加紧张的面容。之后他们的脸上浮现出莫名其妙和惊慌失措的神情，他们停住脚步。所有人都站在第一节车厢旁边。没有火车头。

拉扎列夫回过身。

“火车头在水塔边上，”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们过去，我去望台上。快！”

他们分头跑去。

爱沙尼亚人、瓦西里和英加快步朝水塔走去。水塔耸立在一垛枕木后面。

拉扎列夫向望台走去。

他刚刚接近塔楼，就响起了一声断喝：“站住！回去！”

拉扎列夫收住脚步，向上望去。

塔楼上站着一个哨兵。

“库捷卡，是你吗？”

塔楼上的哨兵从栏杆上探出身子，打量了拉扎列夫几眼：“拉扎列夫？”他犹豫地问。

“正是本人，”拉扎列夫向塔楼走去，开始上楼梯。

“冻得可真够呛，”库捷卡嘟哝着，“都快冻僵了。这么长时间你跑哪儿去了？”

“去休假。”拉扎列夫短短地回答。

“排里可没少编派你……有烟吗？”库捷卡接着说。

长长的列车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喷出一团团蒸汽。一个身穿肮脏的德国制服的火车司机在蒸汽中忙碌。

爱沙尼亚人径直朝他走去，手放在大衣口袋里。然后一个箭步登上了车头的台阶。

“快点儿！立刻跟上我！”

火车司机挺直腰板，两只脏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又拽了拽穿反了的军装，走上台阶。

瓦西里回头看了看，跟着司机登上了台阶。

英加站在结冰的煤水车旁边，等着他们。

从旁边不远处的车厢里跑出来一个身穿德国军装的小伙子，沿着列车跑过来。听得见低低的歌声——小伙子哼着歌儿，胳膊下夹着两双新毡靴。

“早晨好！”小警察快活地喊着，从英加身边跑过。

他又跑了两步，停下脚步。这就是那个曾经和拉扎列夫一起关在地下室里，后来逃跑的小警察。他站在那里，苦思冥想，然后转过身，朝英加走来，英加也认出了小警察。她站在当地，双手藏在衣袋里，背后传来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大人阁下，”警察声音不高地叫了一声，“太太，高兴点儿吧！”

英加的神经再也坚持不住了，她猛地转身，开了一枪。小警察捂着胸口，及时地跳到取暖车底下。

爱沙尼亚人出现在车头上，他立刻朝对面的车门扑去。从车头的过堂门能够看见路上的情形。警察捂着胸口，跌跌撞撞地沿路跑来。他停下脚步，向空中开了一枪，又向前跑去。

“游击队员！游击队员！”他刺耳地喊道。

拉扎列夫和哨兵站在塔楼上，两个人都向枪响处望去。

从塔楼上可以看见，小警察从水塔旁边跑开。

“快拉警笛，”哨兵向拉扎列夫喊了一声，朝机枪扑过去。他把枪口转向火车头。

拉扎列夫一手放在兜里，等到哨兵背对着他的那一刻，一刀插进他背后。

哨兵嗓音嘶哑，重重地摔在地板上。他那双垂死的眼睛仇恨地盯着拉扎列夫：“狗—崽—子！”哨兵哑着嗓子，脑袋往旁边一歪。

拉扎列夫一脚把他从机枪边踢开，扳过枪口。

从拉扎列夫的后背和塔楼上的机枪可以看见正在奔跑的警察和向他迎面跑去的巡逻队。

拉扎列夫拉开枪栓，短短一个点射。

警察跑着跑着跳了一下，全身扑倒在车站周围带刺的铁丝网上。

铁丝网上挂着一个个装着石块的罐头盒。

铁丝网上装着石块的罐头盒叮零作响。

车站上空警笛长鸣，一片混乱。

一匹马陷入深深的积雪中。游击队员们用手把装着木板的大车拖出来。一排雪橇驶近一条废弃不用的铁路线。游击队员们踏雪把一块块木板搬到路基上。

罗科特科夫沿路走来。他没戴帽子，全身是雪。

“切贝列夫，”他哑声喊道，“再来点儿木板！这些牛可不会飞，它们没长翅膀。”

“老天爷，伊万·叶戈雷奇，”陷在雪里的切贝列夫乐呵呵地回了一句，“只要有牛，我用手就能把它们全弄走。”

彼图什科夫坐在一辆马拉大车上，用一根细树枝从容不迫地抽打靴筒上的雪。

两个游击队员吃力地搬着一块沉重的木板。他们疲惫的脸上满是汗水，都是一副难以支持，充满期望的神情，他们跌进雪中，两手仍紧紧抓住木板的边缘，想把它举起来。

彼图什科夫站起身，走到游击队员身旁，一只手托住木板，帮他们抬到路基上。

拉扎列夫转过机枪，不停地射击。

子弹打在营房的门窗上,打中了院子里跑来跑去的德国人,让他们没法从门里出来,他们在门口挤作一团,门槛上横着死尸。

一个德国兵用靴子踢开窗子,想跳出屋来。一排子弹打倒了他。他挂在窗台上,然后摔在地上。

油罐车火势熊熊。从燃烧的油罐车里,从滚滚浓烟里,一辆机车冲了出来。爱沙尼亚人跳下车,向后跑去,

机车的减震器轰鸣大作。

爱沙尼亚人的双手正在把车厢挂在一起。

正在射击的拉扎列夫的脸。他的头随着射击的节奏不停地晃动。机枪咆哮着,吐出一个又一个子弹壳。

子弹穿过取暖车的车顶,打在营房上,打在车站的大门旁,阻住了想要接近列车的德国人。德国兵纷纷倒在拉扎列夫的枪口下,活着的人向后退去。

爱沙尼亚人固定了接口,向机车跑去。

机车的车轮原地空转着。

车厢的接口处不停抖动。

列车缓缓启动。

拉扎列夫掉转枪口。

子弹倾泻在月台上的汽油桶上。一股烈焰从汽油桶上腾空而起。

月台上的大火截断了德国冲锋手跑向列车的道路。燃烧的汽油流淌在枕木上,仿佛大地在燃烧。

拉扎列夫汗水淋漓,被硝烟熏黑的面庞。他在射击。在他射击的塔楼下,列车缓缓而过。

拉扎列夫扔下机枪的枪托,一脚踹开机枪室的小门,从楼梯上下去,但忽然停住了。

他绝望地看到……火车正在向道岔开去。道岔通向一条死胡同。德国人正向道岔跑去。

拉扎列夫转过身,跑上楼梯,向机枪扑去。机枪的旋转托架使拉扎列夫无法把枪口转向道岔。他把机枪的托架打断,坐在台阶上,把机枪架在塔楼边上射击。

子弹打在枕木堆上,打在雪地上,德国人纷纷倒下,只有一个军官,身上

胡乱披着一件上衣，帽子也不见了，在雪地上迂回，朝道岔跑去。

拉扎列夫开枪。他费力地转动沉重的机枪。

军官跑到道岔旁边，拉起扳手。道岔移动了。

拉扎列夫的脸。他在射击。

一排子弹打倒了这个德国人。他倒在道岔的扳手上。在德国人身体的重压下，扳手慢慢地被压了下去。

铁轨咯吱咯吱地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就在这一瞬间火车的车轮从道岔上疾驶而过。

车轮在道岔上轰鸣，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子弹打在拉扎列夫身边的木头小门上，木屑飞溅。拉扎列夫在台阶上蜷缩起来。

他一个跟头从楼梯上摔下来，接着机枪也掉下来，像块烧红的烙铁似的，在雪地上咝咝作响。

拉扎列夫痉挛着从楼梯上爬起来。他看见……机车头上蒸汽滚滚，列车冲出了车站上狭窄的通道，加速向远方驶去。

拉扎列夫立起身子，摇晃了一下，脚步沉重地沿着铁轨跑去。子弹又一次击中了他。受了致命伤的拉扎列夫用几乎不能弯曲了的双腿奔跑着。

奔跑着的拉扎列夫油污满面的脸庞遮住了整个银幕。

拉扎列夫跑了最后几步，向前摔倒在镜头前。身后的车站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天空热气逼人，空荡荡的铁轨向远方延伸。

太阳。春天。明亮的阳光反射在一只大大的铜号上。卡车上运的是军乐队的乐器。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坦克、大炮、卡车川流不息。队伍首尾相连。“向柏林进军。向柏林进军。”一辆军官乘坐的“维里斯”追上了队伍。“维里斯”驶过之处，泥水四溅。“维里斯”前面，一辆卡车陷入泥里，挡住了公路。它的车轮卡在路上的弹坑里，几个士兵正在卡车旁边忙碌，把木板和树枝垫在车轮下面。

“这些笨家伙！”少校喊道，从前面的车座上欠起身来。少校非常年轻，看来正是这个原因，他喊话的声音大得出奇。

“应该再往左去点儿……谁是头儿？”

卡车旁边有个人转过身来。这是罗科特科夫。他身体消瘦，穿着一件褪了

色的军装，大尉的肩章皱皱巴巴的。胸前戴着勋章和奖章。

“真见鬼！”少校叫道。“罗科特科夫，是你？”

他从“维里斯”上跳下来，朝伊万·叶戈雷奇跑去。

“怎么，你看什么？不认识了？我是波尔沙科夫，盖纳·波尔沙科夫中尉！”

“我没认出来，少校同志。”

“1941年是你把我们从加拉霍夫卡包围圈里带出来的……八月份……”

“我带过很多人，少校同志。”罗科特科夫彬彬有礼，甚至好像有点儿抱歉地说道。“不可能都记住。”

“哎呀！伊万·叶戈雷奇！我亲爱的！”少校的两只大手紧紧抱住罗科特科夫，“打仗的时候我可都惦记着你哪，一直在找你……来让我亲一下！”

他们拥抱在一起。然后少校后退了一步，打量打量罗科特科夫。

“你怎么才是大尉？”

“就是说，我还没做到家。”罗科特科夫笑着说。“不过我们的炮兵却在攻打柏林。我举双手赞成。”

少校的“维里斯”缓缓启动。

“少校同志！走吧，老天爷，我们要迟到了。”车里的军官拖着哭腔喊道。

“那就这样吧，”少校说，“我会给元帅写写你的事情。你当年怎么救我们突围的。救了我们多少人哪……”

“少校同志！”“维里斯”车上又喊了一声。

少校朝汽车跑去。

“我会写的！我会给元帅写的！”车从罗科特科夫身边开过时，他又喊道。

伊万·叶戈雷奇站在路上，目送着“维里斯”。然后走到自己的卡车旁，战士们仍在忙碌，他抓住车身。

“好人，来吧，同志们，”他说，“一、二、起！再来一次！再来”

用力推车的罗科特科夫汗水淋漓的面庞。

“一、二！起！一、二！起！”

(完)